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三十五至三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格物通卷三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事親長下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懽既寤悲不能寐即按歴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

臣若水通曰晝之所思夜之所夢顯宗當齋戒謁陵之時必有居處笑語之思故其形於夢寐者如此甘

露之降謂非孝誠之感通而何哉顯宗由此念而擴充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可運於掌矣惜乎其不能也謹附此義以為明君仁孝治天下者告

漢安帝建光元年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敺扑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夕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臣若水通曰舜以夔夔之誠卒能感頑嚚之親而成底豫之化薛包積誠以感父母既逐復還亦可以見古今聖凡之同然也噫包之父之心即瞽瞍底豫之心瞽瞍之心即舜與包之心人病不求爾

魏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為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

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

臣若水通曰祥茹繼母之毒而不顯其惡覽篤愛兄之誠而能全其生孝友之至根於天性真後世為人子為人弟之當法也傳曰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及祥攝州事而政化大行謂非得其本之明效哉

宋明帝泰始七年八月丙午北魏高祖即皇帝位大赦

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前年顯祖病癰高祖親吮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内切於心

臣若水通曰吮癰之事非出於哀痛迫切之情不能也魏高祖為之其孝誠根於天性者耶及乎受禪之日悲泣不自勝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解憂其至孝發乎本心與大舜何以異惜乎不能擴充之以行堯舜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也

齊武帝永明八年九月甲戌北魏孝文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別叙在心己卯又謁陵太尉王丕等進言曰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經帶臣等叩心絶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怖齊因謂游明根高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受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

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世主初立君德未流故身衮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時而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謂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是以臣等縷縷干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惟欲

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而已如杜預之論蓋亦誣矣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間及后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帝曰先后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

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改父之道殆
與此殊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
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帝曰既葬即吉
葢季俗多亂權宜救世爾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
畧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
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夏商及今即欲苦奪朕志使不
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
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漢北有不臣之冦是以臣等猶懷

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遂號慟羣臣亦哭而辭出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絶其食三日帝初無慽意又有宦者譖帝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

臣若水通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

蓋人子於父母之心無貴賤一也漢文以日易月是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矣後世遂為定制豈仁人孝子之心乎不意北朝之君乃有復古之志也雖然非復古也復其本心也一時羣臣累疏固請非惟不能將順其美且又飾辭引辯豈非陷君於不義乎亦可以見魏之諸臣無人心矣後之人君有志於孝理者尚其法諸

齊孝昭帝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

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寢伏閤外食飲湯藥皆手親之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

臣若水通曰顔之推論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良由不學可謂知言矣然不知之推之所謂學者何學耶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孝弟者人之真心也善端也所謂良知良能也在擴充之而已達者擴充之謂也充之則仁義不可勝用可放之四海而準矣孝胎天性之美苟能由此真心學問涵養而擴充之何堯舜之德業不可為乎惜乎其不能也人君有孝弟之資者盍求充養之道乎

陳宣帝太建六年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

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禮

臣若水通曰文宣皇后叱奴氏周主武帝也夫父母之喪必三年古今共之不以天子降者貴不敵親也未有無父而貴者也後世以日易月任情加損罪莫大焉周主不從公卿之議而守古制天理民彝之不

容已者也推之以及於五服之內悉令依禮可謂孝
子錫類者矣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矣人君之
於孝道可不重歟
唐太宗貞觀六年冬十月車駕還京師帝侍上皇宴於
太安宮帝與皇后更獻飲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罷帝
親為上皇扶輿至殿門
臣若水通曰禮稱文王朝王季而日三膳則視之武
王之事文王遵而行之不敢有過焉唐太宗之侍安

獻膳庶幾乎孝矣獨不知能如文武之日三乎抑於
車駕還京之日而暫然歟太宗之孝果出於天性則
法文武之德業不難為者而不能然暫時之舉史乃
一書之則太宗之孝亦疎矣哉
貞觀八年十二月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密王元曉等
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紊亂昭穆宜
訓之以禮書奏上善之
臣若水通曰禮家無二主國無二王尊無二上皇子

貴也叔父至親也親屈於帝可也屈於帝之子不可也貴施於人可也施於父之親不可也貴貴親親各有攸宜禮所生也皇子之拜叔父禮也答之非禮也禮也者天下之大防也决其防則勢驕而情惰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人君教太子以禮則知敬讓知敬讓則知謙抑盛德豈有加哉

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

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臣若水通曰太宗於生日念劬勞而罷宴樂哀思之誠發於辭氣至今讀者猶為之感愴若太宗者其天資近道者乎其後明皇於生日大陳宴饗創立名節得無愧於祖父也乎人君以仁孝理天下者當以太宗為法焉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太后居興慶宫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宫上壽

臣若水通曰人子之事親無時而或忘雖朝見日三如文武者可也朔望詣宫則其餘不詣可知已曽是以為孝乎

唐宣宗大中七年冬十二月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别宫朝夕奉養舅鄭光歴平盧河中節度使上與之論為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悦留為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

后數言其貧上輙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臣若水通曰宣宗奉養太后無間朝夕然而不聽其舅之請寧厚賜金幣愛而不從其令以傷其明可謂盡事親之禮者矣後之人君愛敬其親者宜觀於此慎毋以從令為孝哉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

臣若水通曰書云立愛惟親立敬惟長王者孝弟之

至由中達外自家而國所以立愛敬於天下也父事三老所以教民孝也兄事五更所以教民弟也是故放諸四海而四海準矣記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仰惟聖明撫盈成之運當禮樂積德百年而興之期宜推躬行之大孝親脩養老之盛典為之割牲奉爵拜老乞言以風天下曠世之舉莫大焉

韓愈曰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誇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誇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

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不類於欺歟

臣若水通曰人子事親誠與欺內與外而已孝愛之心由內則盡心盡心則崇質斯誠而已矣孝愛之名由外則誇矜誇矜則務文斯欺而已矣故名位榮耀飲食供養而無愛敬之實是之謂欺也立身行道體

受全歸而無務外之心是之謂誠也夫人子之於親不以誠而以欺豈其良知良能之本心端使然哉其習化之而不自知也故夫世之能孝其親者寡矣盡其心篤其質無忝所生而致名位供養之文所謂立身顯揚而內外情文兼備是之謂大孝愈之為此言善矣然亦未聞其脩身體道之學猶未免三上宰相之書辱親已甚矣尚得為孝乎

宋高宗皇帝事太后韋氏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

一食稍減輙不勝憂懼常戒宫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

臣若水通曰宋高宗之事韋太后可謂盡孝蓋與文王之事王季武王之事文王無異矣而不得與文武同聖者何耶蓋孝弟之心乃真心也乃孟子所謂良知良能也其真心與文武同而不得稱聖者文武能達之天下而為仁義擴充之以保四海而高宗則自

一念真心之發亦自一念而止不能充之以保四海故不得為仁義之主爾後之人君因一念孝心之萌擴充而達之則放之四海而凖堯舜之道亦不過是而已矣

宋孝宗淳熈十四年太上皇崩帝號慟擗踊踰三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宫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

美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禫祭百官釋服復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

臣若水通曰記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天下無無父母而貴者人子之心一也故高宗諒陰三年亦盡其心勿之有悔焉爾孝宗能舉而行之豈非超出百王豪傑之主乎使其能由此

念而擴充之則恢復之圖如反掌爾惜乎其不能不
足以保四海人君之大孝其難矣哉
宋光宗紹熙三年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
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
人黄裳御史黄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
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
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
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悦

臣若水通曰光宗與孝宗之事蓋與鄭莊公之於其母先感而後悟同一機也夫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泯滅物欲蔽之爾莊公因潁考叔之言而悟光宗聞趙汝愚之諫而感俱為父子如初若是者非考叔汝愚能附益之也父子之愛天性也二臣但能發其蔽之者爾及光宗始朝而都人大悅又可見天理之感人心蓋有同然者也然則人君欲感天下之人心者可以知本矣

呂希哲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臣若水通曰古之聖賢竭力耕田負米養親者豈有他哉盡其心焉爾記曰祭繼養也故天子親耕皇后親蠶無非所以求盡其心而致誠敬於繼養而已也苟委之使令而吾心有弗盡焉如弗祭矣善事其親

者固如是乎噫孝親之心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為人君者其亦思之哉

吕希哲曰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臣若水通曰父母一天地也人在天地之氣一也子通父母之氣亦一也故孝子之事親如事天頃刻而離天是違天也頃刻而忘親是違親也違天不仁也

違親不孝也是故惟仁人為能事天惟孝子為能事
親矣噫非得聖學之深者不可以語此
國朝吳元年四月令懿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皇陵
臨遣惻然命之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
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
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
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
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

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臣若水通曰記云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我太祖皇帝哀慕泣下可謂孝矣此其所以事天地而明察以受眷命予聖子神孫盡以太祖為法以永無疆之大命哉

洪武八年正月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者太祖皇帝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

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臣若水通曰得罪當刑所以懲也以代親見宥所以勸也古有不孝之刑然則以孝而貸之刑一懲一勸無非教也我聖祖以孝治天下屈一時之法所以伸萬世之綱常也使天下之民皆化而為孝則刑措不用矣此其化行俗美而開萬世之太平乎聖子神孫世世所宜法也

洪武十三年韓國公李善長等表請今年天壽聖節受

百官朝賀詔不許明日又請上手詔答之曰父母劬勞之恩昊天罔極生辰之日有痛心而已朕於是日所以清晨奉祀靜居終日者念劬勞莫報爾比者卿等數以天下太平朕復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違羣情尚從中制惟禮當而已

臣若水通曰先正謂人無父母生日當益悲愴不可因而受賀具宴飲此大孝終身慕親之心也皇祖於萬壽聖節不許百官請賀其孝子慕親之誠乎而羣

臣固請朝賀者其人臣尊君之義乎於斯二者將何以處之哉故清晨奉祀所以致哀親之孝也後從稱賀所以致體下之仁也可謂仁孝兩得之矣此皇祖所謂尚從中制而為萬世之法守者乎

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年及七十果無以次人丁自願離職侍養者聽親終服滿方許求叙

諸司職掌凡官員父母年七十之上許令移親就祿侍養如果父母老疾去官路遠户内别無以次人丁者方

許親身赴京面奏揭籍定奪及吏員人等父母年老別無人丁者務要經由本部移文體勘是實明白奏准方令離役俱候親終服滿起復赴部聽用

臣若水通曰帝王以孝治天下人各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我聖祖制為法令使臣下各得遂其親親之願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蓋囿天下於孝弟之化此聖祖之盛心乎以此而教後世猶有親老而不恤

者

永樂十一年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南京七月千秋節禮部請行慶賀禮諭之曰車駕在北京予不得君父前躬致禮乃可受羣臣禮耶其止之自是千秋節遇車駕廵狩並免禮

臣若水通曰孝子一舉足而不敢忘乎親以下原本闕

格物通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三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養太子上

易蒙蒙以養正聖功也

臣若水通曰蒙卦上艮下坎山下出泉泉之始達如物之初生稺小蒙昧未發故謂之蒙在人則赤子之心去正未遠未發之中也於此而養其本體之正最易為力正者人心之本體所謂天理與聖人一者也

教人者欲其至於聖也然至知誘物化之時而失其正其去聖遠矣自其蒙穉純一未發之時而養之發其良知堅其良能以充其本體天理之正正則可聖美大聖神以漸而至矣故記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正謂此也夫人豈不可為聖耶教之者之責也太子天下本尤不可不早養也人君重其社稷宗廟之托則所以養其太子之正者亦必有道矣

書虞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寛而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夔典樂教養胄子之言也夔舜臣也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志者心之所之也詩者言之成文者也歌者言之長短也聲者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律者十二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帝言以樂變化胄子使凡直者不可不足於

温寛者不可不足於栗剛者不可過於虐簡者不可過於傲所以抑揚進退以歸於中正之德也然必有中和之樂乃可以養其中和之德故必有詩歌聲律以和人聲為作樂之本然後可被之八音而成樂也心有所之必形於言而成文故以詩而言其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以歌而永其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以聲依歌永而作如歌聲長而濁者為宫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

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如黄鍾為宫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抑考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

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是故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才其功效神速教養太子之具未有切於此者賈誼亦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諭與選左右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合是觀之樂以養之左右以輔之故太子乃生而近正人聞正言見正事聽正聲然而不正者未之有也後之為教不過記誦書札之間無乃導欲益偏爾於德性何補於身心何益程顥曰聲

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
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以古之成材也
易今之成材也難可勝嘆哉伏惟聖明留神念君德
太子不可不預養之訓思禮樂百年可興之期脩復
先王之舊以為教養之本天下幸甚
商書伊訓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舉成湯教養太子之事告太甲
也敷廣也俾使也輔佐也後嗣謂太甲也上文述成

湯之脩人紀以至于有萬邦造大業之難如此然所以守大業於無窮者惟在太子故又言成湯廣求賢人使輔于爾後嗣蓋太子者天下之根本宗社之所由係於長短者也故太子善則大業定宗社固矣伊尹此言真可為萬世人君教養太子之法矣

詩周南麟趾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臣若水通曰麟趾美文王公子也而曰麟之趾振振公子者何耶蓋言文王后妃有仁厚之德故和氣薰

蒸而公子亦化於仁厚猶麟性仁厚而其趾亦仁厚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也是故仁厚者其所以教養太子之本乎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仁厚者即天地生生之性也人君教養太子誠有以養其仁厚之心天地之性無驕縱刻薄之風則國家元氣有所培植而天下之大本正矣此社稷生民之福也後世之君見不及此輔養太子付之非人如始皇以趙高傅胡亥所見者無非刑殺之事故胡亥今

日即位明日殺人漢文以晁錯傅景帝所學者無非刻薄之術故景帝方在青宫格殺親戚豈皆其性惡哉輔之者非人養之者非其術也然則人主欲教養太子必内有文王后妃仁厚之化外有端正格心之人内外夾輔使之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則帝王德器有所成此聖人之教也

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竪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竪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又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

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文王之為世子也問安視膳武王之為世子也帥而行之真足以為萬代世子之法及成王幼而周公相又抗其法於伯禽以教之真足以為萬代教世子之法然而文武之所以行周公之所以教亦曰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夫其所謂道即天理爾豈嘗外於人倫哉

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

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臣若水通曰學謂教也以時教學者所以效天地之變化也干戈者武舞也羽籥者文舞也鼓南者以鼓節二南之詩也誦者口誦樂歌之章也弦者以琴瑟播夫詩章也禮者經禮曲禮之文也書者三皇五帝之紀也凡此皆學之事也曰小樂正曰大胥曰籥師

曰丞曰胥曰大師曰執禮者曰典書者皆學之官也於東序於瞽宗於上庠皆學之地也世子於春夏秋冬而無不學之時如此若學士者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者也故亦使之學世子之所學焉噫先王教養太子之法不失其時如此後之人君於太子之幼則姑息不教至於習惡成性害其身以墮先王之大業豈不可惜哉

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

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

臣若水通曰養太子者養其成性而已矣禮也者理此者也樂也者樂此者也禮樂備而内外一而云脩内脩外則各言其類也爾矣故五禮六樂無一而非性也禮樂交脩成性存存存中發外成性之體用備矣恭敬温文内敬而外恭内温而外文内外合一而君德成矣先王之教世子豈責之以所無哉亦使之

勿壞其成性而已矣

文王世子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子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臣若水通曰君謂世子之父也其於世子以親而言則為世子之父是可以教父道矣以尊而言則為世子之君是可以教君道矣世子知為君父之道則可以父母君長乎百姓而能保天下也世子也者繼君

而保天下者也故養不可不慎也立君父之道以保天下也可不慎乎

文王世子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

臣若水通曰學謂教之也父子也君臣也長幼也三者人道之大也君所以建極於天下者也教世子所以立極也故不知子之道則不知父之道矣不知臣

之道則不知君之道矣不知幼之道則不知長之道矣故不學則不可以為君父長上矣可不重乎

內則曰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臣若水通曰寬裕慈惠溫良恭敬中和之德也以為子之師慈保母養之以中和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故蒙則有子師慈母保母長則有師傅保之臣則太子

不能以不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先王養子之禮也爲人君愛其子愛天下者可不重乎

祭義君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臣若水通曰四學者虞夏商周之學也有小學大學天子之學建于王宫者小學也建于國都者大學也是故天子之元子八歲則入小學十有五歲則入大學其入于學也與同學者序齒焉而莫之或異夫學所以明人倫也太子而齒于人所以教其孝弟之行

養其謙冲之德遏其驕侈之心也有天下深長之慮者宜於此而求之

哀公問孔子曰予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

臣若水通曰予者傳先君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故不可不敬也知敬之則必教之矣故古之聖帝明王必於其太子而預養之敬之至也彼漢唐庸君甘心於巫蠱之禍逞意於誅夷之慘詎非先王之讎賊天地宗廟社稷之罪人乎孔子斯言雖以警哀

公實足為千古之法也

國語晉語士蒍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又曰夫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

臣若水通曰士蒍晉大夫劉累之後隰朋之子子輿也貳副也棟成謂太子之名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

兵危之道也明王教養太子所以重宗社承天心也獻公溺於驪姬之讒分申生以土而官之又使之將下軍以伐翟豈非責以難能置之危地以陰為易嫡之謀乎夫天下如大厦也太子如大厦之棟也棟成而易焉大厦將顛矣棄人滅天忘宗亂紀無甚於此聞士蔿之言可不戒哉

晉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

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朦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太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

南宫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鍾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臣若水通曰陽處父晉大夫陽子也讙文公子襄公名蘧篨偃人不可使俛戚施僂人不可使仰僬僥長三尺不可使舉重侏儒短者不可使抗援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瘖不能言者耳不别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僮無知者昏闇亂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傅贊導之則其成就可立竢也娠有身也不變不變動也少小也溲便也豕牢廁也二號文王弟號仲號叔也刑法也二蔡文王子太姒文王妃詩大

雅思齊之二章八虞周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南宮名适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周周文公名名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僾安也八疾謂蘧篨至僮昏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不入謂不入於道也直主也言主擊鍾蒙戴也璆玉磬也不能俛故使之戴磬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戲也能才也卬迎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夫古之明王太子乃生立師保傅三

太三少先後左右之必曲盡輔翼之法以引導焉故太子乃生而聞善言見善行行善政故習與性成不能不善也若胥臣之所陳亦詳且明矣然必曰質將善而賢良贊之乃可濟爾豈其然乎孔子曰有教無類易曰童蒙吉亦在有教教之於早焉爾有天下宗社之計者不可不以此為先務也

楚語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

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

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

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践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臣若水通曰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士亹楚大夫箴恭王名朱堯之子封於丹均舜之子封於商啟禹子也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太

甲湯孫太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於桐管蔡文王子周公兄也叔時楚賢大夫申公也煩亂也世先王之世系也令者先王之官法時令也故志謂前代之書訓典五帝之書攝固也徹通也夫子指太子退讓退也不與否同夫莊王使士亹傅太子其知教矣乎士亹謂善在太子其知學矣乎是故教之在師傅而學之在太子矣夫教之而不學則申叔時之論雖教導之方何益於太子之善乎是故教與學

交致而德業成矣厥後鄢陵之戰幾於覆楚士亹其亦先見之乎易曰童蒙之吉此聖學之明訓也

格物通卷三十六

格物通卷三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養太子下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趙高者生而隱宫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

漢文帝六年賈誼曰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

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仁孝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

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臣若水通曰刑獄者天地肅殺之氣也人君陰慘之政也刑官不得與於祭齋則不行刑懼其氣之感也顧可使太子親其事而近其人乎太子始生輔之以正猶懼不正况習與不正者處乎此賈生以此而决秦之所以不二世而亡也秦之覆轍未遠漢文之教

太子猶不知鑑焉何哉

漢昭帝元鳳四年初衛太子之子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以是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

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

臣若水通曰丙吉護皇曾孫於艱險之時必擇謹厚女徒養之得蒙以養正之道矣皇曾孫高材好學行安節和恭儉仁慈教養之功不可誣也及立為宣帝漢室復興焉傳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其丙吉之謂

乎向非吉之仁則漢統絶矣何望乎中興之業哉

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

臣若水通曰太子天下本本正而天下正矣故素教預養之者不可以不正光武因皇太子問攻戰之事戒之以孔子不對問陳之事豈亦養之以正者哉卒

之建武永平之政為東都首稱君子皆歸於養正之
功焉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六月上以沛國桓榮為議郎使授
太子經榮辨明經義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帝使左中
郎將汝南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
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
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
臣若水通曰世祖天資雖美非知帝王教養太子之

道者也其使桓榮授經太子特加賞賜鍾興授春秋而賜以侯爵且追封其師丁恭尊師教子之禮亦隆矣所惜者二臣徒事章句口舌之間而無格心一德之道其於世祖不有負哉使世祖而知學尊嚴光以為之師則懷仁輔義之學必能成太子之德業而漢為三代矣

漢光武建武二十八年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

令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
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
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
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臣若水通曰古者三公不惟其官惟其人傅太子之
官亦當如之所謂其人者必如伊傅之一德斯可矣
光武善張佚之言而以佚為太傅若佚者固知其正
直矣然正直而不聞道者有之也帝豈知佚為其人

而以應對之間遽取之哉若佚者以為諫議大夫可也若敷求哲人以稱其任有嚴光在焉

漢昭烈章武三年詔勑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爾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臣若水通曰古之明王所以教養太子者亦惟傅之以正人命之以正言而已昭烈病革命太子父事丞

相亮是養之以正人也又言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是養之以正言也使能體先帝之德意而親賢去佞為善去惡何恢復之業不可圖哉奈何孔明不禄黄皓用事曽不旋踵遂爾覆宗嗚呼何以見其先人於地下耶謹録之以為嗣君顛覆典刑者之戒

晉元帝大興元年帝以賀循行太子太傅周顗為少傅庾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

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臣若水通曰韓非刑名之學也王衍何晏祖尚其説已致禍亂元帝中興亦可監矣顧乃教誨太子以韓非刻薄之書庾亮雖諫以止之特救弊補偏者爾使進丹書之訓則刑名邪説不能入矣三代教養太子之道不講中原不復有由然哉

陳宣帝太建五年周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

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

臣若水通曰古之養太子者必有師友之臣所貴師友在正人所貴正人在道德故道德由師友有之其任豈不重乎後之太子之官三太三少非無師友之名但惟其官不惟其人至有學術不齒於庸人者望其成太子之德豈不難哉臣請以此廣孝伯之說

陳宣帝太建八年周以左民部尚書江總為詹事吏部

尚書孔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

臣若水通曰古之教太子之道有師保傅之官師者道之教訓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而文華不與焉若江總浮靡之士豈輔養太子者哉孔奐之言是矣但謂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然則文華不足者可藉總耶於是乎猶惜其信道不篤而未知帝王之學不在文華而文華適為聖學敦本之累也故教

太子不以三代之法鮮有不敗德喪邦者矣此可以為人君愛養太子者之鑒

唐太宗貞觀七年十二月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疋

臣若水通曰禮云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焉後禁為力難矣故三代明王之教太子必有師傅教之道德禮義陳善以閑其邪所謂禁之於未發也發而後諫斯為下矣惜乎太宗不知而于杜諸人學不足以及此無惟乎太子承乾嬉戲虧禮而卒於見廢也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稱名惶恐黄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

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稀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

臣若水通曰自古帝王擇師傅以教太子固有定法太宗定太子見三師儀所以養其尊師重傅之誠可謂善矣然不於立承乾之日而於更立晉王治時要亦有所懲而至是始悟也奈何治竊太子之位縱欲

崇修乞優供給雖劉岑褚馬諸賢日與遊處談論亦不能消其逸志吁哀哉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臣若水通曰太宗因事而誨太子可謂愛之深矣然

而太子之未善者豈亦身教之未至耶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太子嘗欲諫宫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

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臣若水通曰賈誼云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
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三代之所以長久也夫養太
子以正猶恐不正而况教之以不正乎德宗之於太
子使小技博奕之羣小彙進教之奇巧可謂正事乎
止宮市之諫以為不言外事可謂正言乎陰受資幣
而不以為非可謂正道乎死友十人皆輕佻不逞之
徒以若人而與之前後左右可謂正人乎然則順宗

之不肖德宗養之也可以為萬世養太子者之戒矣
唐憲宗元和元年夏四月元稹上書勸上早擇脩正之
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學清脩之士
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
傅之官非眊瞶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
為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搢紳皆恥為之
就使時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傅之
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

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時名見之

臣若水通曰元稹勸憲宗擇脩正之士使輔導諸子是矣至引太宗之事為比則非也夫太宗開館延賢先儒固已論其非況所講者又不過文籍而已亦何益哉使知有格物窮理之學則不致蹀血之禍矣是故人君欲養太子者必擇正人論正學夫然後可以輔成其德也

賈誼新書曰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

臣若水通曰師保傅皆與太子遊處者也傅者傳之義理太傅以身少傅以言申教之也師者教之德行物則民彛皆懿德也保者保其身體起居動息皆天理也其歸於行義道德一也而皆得其人以脩其職焉太子之德業其有不成而治化其有不長乎

宋理宗開慶元年六月立忠王祺為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叅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荅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為常

臣若水通曰養太子之道必擇正人以左右之薫陶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傅之詩書以發其良知叅之幾事以宏其大用是故人己交脩内外夾持而後德業

合一並進也理宗之教太子之嚴如此然究其所講文義爾至於朝夕問安則亦庶乎文王世子之道不可誣也雖然觀度宗嗣位之日惟拱手於賈似道之權奸則昔日之所養可知也宋室之日淪於亡其亦不講於三代有道之長教養太子之法然哉

宋儒程顥曰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

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臣若水通曰易云蒙以養正言養之於初也又云立不易方言養之於常也初則易入常則不變易入而不變則可以成性矣此程顥之論雖為常人言亦可為教養太子之法者歟

程頤論經筵劄子有云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

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其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

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遊息之間時於内殿名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宫之中為益豈不甚大

臣若水通曰涵養氣質薫陶德性此教養太子之上策而規諫不與焉然非得盛德之士動物之誠者不可也故三王之養太子必先其人焉書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蓋

以此也若徒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則亦何益之有夫人皆能之又奚必擇其人為哉是故國家以養太子為先以擇賢德為急矣伏惟皇上講學之際一留念焉

程顥上太皇太后書云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

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内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臣若水通曰教子者以豫為貴蓋人之心恒主於先入之言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之謂也夫人少之時天性未鑿知思未有所主導之正則正矣正則邪不能入矣故君子豫之為貴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蒙不可以不養也况夫太子天下之本也生民利害之所關社稷存亡之所係尤不可以不養伏

惟皇上為社稷重之

國朝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皇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皇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辟猶求登高罔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北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

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
效彼作中書令乎乃令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
曰朕今立東宮官勲德老臣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
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
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
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
垂憲之意實深遠矣

臣若水通曰太子固貴乎善養而善養莫先於親賢

尊禮師傅所以啓沃其心也講習經傳所以開發其心也博通古今識達機宜所以擴充其心也帝王之學心學也其心一正則天理日以流行國體日以諳練天下事物皆其度内而無難理者矣皇祖治天下深重國本是以立東宫官擇老成以輔導之大本立而大治成矣今日所以久安長治者不有在於此乎

七月戊子上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

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脩身齊家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脩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臣若水通曰皇祖謂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者不同至哉聖心乎大哉聖言乎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人君能務學以格物則知至而意

誠心正而身脩家以之齊國以之治天下以之平宗社隆長生靈樂育有必然者君若不能豫養太子於平日至於繼體宴安之餘縱欲敗度安危利災皇祖所謂不但一身一家宗廟社稷之不保天下生靈之受殃者豈能免哉

洪武七年正月上名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鼎彝尚知寶愛太子

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見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途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之時必道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臣若水通曰太子固天下之重器而聖德尤天地之至寶也必得至寶然後可以成重器矣我皇祖諭太

子宫臣之言教養太子之道備矣是故寶愛重器在於涵養涵養本原在於親賢故必輔以端人正士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見詖行便嬖近習不入其聰明如是則道心有所養而德性有所成所謂天地之至寶在太子之身矣此皇祖拳拳諭宫臣而以三代望其後也歟

天順二年禮部請太子出閣讀書英宗皇帝名學士李賢曰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

書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然及擬講讀官將二十人上一一品其人物皆當其才

臣若水通曰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記稱教世子必以禮樂立之師傅古之慎教太子如是之重也英宗欲教太子詔李賢而惓惓焉以擇人講讀為務其慎教之心可謂至矣其垂裕之道可謂盡矣聖子神孫其以先德為念哉

格物通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格物通卷三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嚴内外上

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臣若水通曰程頤云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内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臣謂内外男女之大限也遠别也男之剛健中正制義於外正也女

之柔順中正嚴肅於内正也男女者天地之象也男女正則一陰一陽之為道一剛一柔之為德天地之大義也治天下者觀于家治家者觀于内外之正而已人君欲正家者在嚴其大限之分焉

睽彖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道以異而同一於同者未有能同者也故睽也者合之地也不睽則不能合矣故天

高地下睽也上降而下升其化育則以睽而成也男剛女柔睽也男倡女隨而其志交感以睽而通也萬物散殊睽也然均稟同氣則以睽而類也聖人以三者而贊睽時用之大如此齊家而嚴內外之限睽也睽則內外相維而家正矣不睽則內外無别而家亂矣人君觀睽之道其知齊家之方也歟

詩大雅緜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臣若水通曰此詩詠太王遷岐首立門以嚴內外也

周禮五門一曰臯門四曰應門詩言太王遷岐之初則立臯門伉而高大矣又立應門則將將而壯麗矣太王於草昧之初而嚴内外之防如此蓋自古奸人盜竊宫庭瀆亂皆由内外之不嚴内外不嚴則内言得出外言得入禍亂之所由生也故古者諸侯三門天子五門門各有禁所以嚴内外謹出入以防姦亂之萌也故太王遷岐首建二門雖以壯觀廟守而其意實有所在也雖然此特嚴於有形者爾其所以自

嚴於無形則在人主之一心不然始皇朝禁非不嚴也而圖窮匕見幾危環柱之戹是誰為之歟明皇宫禁非不嚴也虢洗禄兒卒兆漁陽之禍果誰名之歟良由一念貪淫之肆雖曰徒嚴於外而不知已瞰乎其中矣是故人主欲嚴内外之禁以杜禍亂之萌惟在致謹於一心則内嚴而外密矣其密禁而曲防者末焉者也

春秋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

來朝

臣若水通曰季姬魯侯女鄫國名防魯地名夫男女內外天地之大防也春秋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譏魯也女不出梱外以內為正者也而魯侯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出遇鄫子于防可謂能女乎春秋書使鄫子來朝病鄫也男外言不入于梱以剛御外為正者也而以季姬婦人使之來朝可謂能男乎夫男女內外之防決故夫婦之道喪淫辟之風興矣倡教阜俗

挽回關雎之化將不在於盛世耶

僖公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臣若水通曰杞伯姬來求婦曷為而書譏之也婦言不出梱外婚姻國之大事也而使夫人主之豈禮也哉特書之戒為婦人之亂政也夫亂匪自天生自婦人牝雞之有晨家之所以索也杞伯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禮記曲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

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臣若水通曰植者曰楎橫者曰椸枷與架同巾以捝浣櫛以理髮者也不通問無往來問遺也諸母庶母不使漱裳亦尊父之道也梱門限也女子許嫁則繫以纓明有屬也是故不雜不同不親也者遠褻也不通不漱也者遠嫌也外不入內不出遠別也不入其

門慎褻也不同席不同器遠同等也是故男女内外之分嚴矣

内則曰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臣若水通曰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來也不通衣裳

嬚淆雜也內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不嘯不指男入內之禮也擁蔽其面女出門之禮也夜行以燭則男女皆然者所以明內外之辨也雖然內外之禍每生於言之相通姑舉其尤者言之呂后稱漢制而有諸呂之變武后稱唐制而有改周之亂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自古以來女禍未有不啟於言之相通也

內則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

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臣若水通曰閨門者萬化之原故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以居之辨外内以防之男外而女内者順陰陽之道也男不入而女不出所以嚴別也古之明君致禁於桂掖椒房者嚴矣至於漢以審食其監禁門軍唐以安禄山典禁中宋以徐知常出入劉妃所亦獨何哉

周禮天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

凡宮之糾禁

臣若水通曰宮刑王宮中之刑也建謂明而布告之也政者式法之謂令者告戒之謂糾謂糾其過失禁謂禁於未然一宮之中而嚴之如此則內政脩家齊而國可治矣

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

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臣若水通曰官府次舍之衆有多寡以時比較之慮其離次失守也為之版以待則籍其人使之可考也夕擊柝而比則人之在否可察也以至國有變故不可以常處也則令宿衛其比亦然至於王宮之内外在所當嚴故有以辨之而於啟閉之際以時而察之又慮其防之未至也故考其功之見於事者糾其德

之見於行者察其人之出入均其人之廪禄或有淫怠奇衺之民則斥而去之然後會其什伍而教以道藝使之相觀而善相勉而成焉夫宫闈者内外之防不可以不謹焉者也謹而教之其即所謂室家之壼者矣又何有慚德之事哉

周禮閽人掌守王宫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宫潛服賊器不入宫奇服恠民不入宫凡内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内命夫命婦出入則爲

之闕

臣若水通曰閽人守門禁之官也凶器者兵喪之器也潛服幽隱之服奇服不正之服皆非先王法服也賊器者不正之器如淫巧是也怪民怪異之人帥謂引導者也闕謂除行人以避之也王有五門中門即雉門也喪服凶器不入者遠不祥也潛服賊器不入者防不道也奇服怪民不入者禁不常也皆所以嚴禁衛也内人公器賓客之無帥導者則幾其出入所

以防閑之也時啟閉循其常也出入為闗致其肅也夫如是則門禁嚴而内外正家道理矣

左傳桓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臣若水通曰南山之詩君子不屑道也聖人著之於經盖以牀簀之言雖不踰閾然微而著者亦自有不

容掩焉公薨于車天其假手於彭生乎

莊公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臣若水通曰蔡侯姨息侯之妻止見之者無別也弗賓者無禮也其失在蔡侯也息侯不能禁妻之不見徒惡人之無禮至搆兵以逞其忿吁一男女之無別

遂延交兵之禍可不戒哉

僖公二十二年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為禮卒於無别無别不可謂禮將何以没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臣若水通曰論者徒咎楚成之不能遂霸於天下何

其責之薄也楚成壞禮之罪甚矣且無以自立於天
下況霸乎禮始於男女楚成取二甥女歸違禮無別
之甚也商臣之禍自取之矣首惡者鄭文芊乎而主
之者則文公也男女之防可以不慎乎
國語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
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
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
婦贄不過棗㮚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

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臣若水通曰公取於齊曰哀姜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覿見也用幣言與大夫同贄宗人宗伯也夏父氏展名宗伯主男女贄幣之禮故故事也順於禮則書以為故事逆理亦書言不可不慎也從有司言備位從有司後行也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

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也古者男女有別各異其儀使不相瀆婦執棗㮚男執玉帛禽鳥所以明別也夫禮也者天之所秩雖人君不能易也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非禮矣乃曰自我作故是豈知此禮作之於天萬世不可易之道哉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

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内朝寢門之内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内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臣若水通曰康子魯大夫季孫肥也神事祭祀也内朝在路門内外朝君之公朝寢門正室之門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非婦人言語之所也夫男不言内女

不言外禮義之大閑也文伯之母其庶幾乎後世女

主臨朝垂簾稱制聞敬姜之言亦可以警矣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

闖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

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於

男女之禮矣

臣若水通曰闖闢也門寢門也閾門限也皆者二人

也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與與祭也不受敬姜

不親受也祭畢徹俎又不與康子宴飲也繹明日又祭也宗宗臣主祭祀之禮者也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繹也立飲曰飫坐飲曰宴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皆所以遠嫌也夫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故江漢之化基於國風若文伯之母閾門而與言不踰閾不受酢不宴繹不盡飫真宮闈之軌範也乎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

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臣若水通曰室妻也家臣稱老宗人主禮樂者也緑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也守龜卜人也族姓也師亥魯樂師之賢者不過宗人則不與他姓議親親也此宗人即上宗臣也不犯不犯禮

也微而昭詩以合意也合成也古者男子受室謀及宗人欲其不犯也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而饗其宗老為之賦綠衣之三章雖前賢正室之道何以過此為人君者能取法焉則能謹大昏之禮為天下則矣

漢光武建武二年以宋弘為大司空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

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臣若水通曰禮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況從一而終婦貞之吉光武於新寡之公主與論朝臣以觀其意令坐屛後以瀉其心謂之嚴內外不可也徒論事之諧否而內外之分不嚴禮義之閑已壞脩身正家之道歉矣則夫風化之本何自而端哉後之君天下者宜以為戒云

漢明帝永平十八年二月太子即位年十八明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宫北宫衛士令楊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人莫敢輕進者諸馬乃共譖仁於章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之

章帝建初二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㑹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爾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

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戚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緑褠領袖正白顧侍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

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夫人太

后母也

太后以為言兄衛尉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譙素義行者輙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纎芥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絶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内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濯龍宮名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太后深納之

臣若水通曰漢章之時宮闈嚴内外之禁人知由於

揚仁之固守而不知由於馬太后外戚無覬覦之私人知由太后之恭儉而不知由於馬廖蓋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故太后得以割其私恩此外戚所以絶其覬覦之心也太后不私外家力止封爵故揚仁得以列戟嚴衛諸馬不得入宫而章帝得以不行其譖也然則章帝宫庭戚畹之正上有太后下有馬廖忠孝賢德萃于一門兩漢稱首固足為劉氏之美亦何負於馬氏哉

格物通卷三十八

格物通卷三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嚴内外下

漢章帝建初四年夏四月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尉廖為順陽侯車騎將軍防為潁陽侯執金吾光為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内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

上書辭位帝許之

臣若水通曰以戚畹而與朝憲固非國家之令典亦非外戚之福也馬氏三舅辭避不已受封爵而辭位就第蓋由廖慮美業難終一念發之也及其享積善履謙之祐亦何負於廖等哉要皆太后德化之所漸染而廖之盛德不可誣也豈若後世以皇戚而肆無厭之求而卒以取敗者哉

漢章帝建初八年中郎將竇憲恃宮掖聲勢以賤直請

奪沁水公主園田發覺帝大怒名憲切責曰深思前過
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國
家棄憲如孤雛腐鼠爾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
乃得解
漢章帝建初八年皇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
為黃門侍郎並侍宫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
五倫上疏曰願陛下中宫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
通士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禄君臣交歡

無纎介之嫌此臣之所至願也

臣若水通曰前諸馬爭欲入宫章帝能遂楊仁之嚴拒而不聽其譖令明知竇憲奪沁水之田指鹿為馬而不終究及諸竇又得以並侍宫省妄通賓客而不能禁何耶豈前則明於公義後則溺於私愛也歟然而終貽外戚之禍實非忠愛之道也欲嚴内外者尚鑒之哉

漢章帝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

后曰皇太后三月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
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
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
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
終受多福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
人而已書曰監于有殷可不慎哉
漢和帝永元九年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甲子追尊
母梁貴人為皇太后追封梁竦為褒親愍侯封子棠為

樂平侯棠弟雍為乘氏侯雍弟翟為單父侯位皆特進

梁氏自此盛矣

臣若水通曰竇氏之禍起於太后之臨朝梁氏之禍

起於三侯之並封可以為内外不嚴之覆轍矣然和

帝以幼冲能誅竇氏之惡而不能禁梁氏之禍於未

萌豈欲故害之也溺愛不明爾

漢殤帝延平元年八月鄧太后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

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

咎在執法怠懈不輙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隲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臣若水通曰鄧氏此詔雖有感於竇氏之敗要亦自讀書中來也然稱制終身號令自出亂内外之政長諸鄧之惡何耶太后徒號讀書而不能知内外二字雖多亦奚以為此史氏所以譏之也

漢順帝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后父商

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二年三月封商子冀為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六月帝問以當時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

臣若水通曰梁氏之權至此始盛左雄李固言之而帝不悟其漸將有不可制者矣如二臣之言則國家無弑逆之禍而梁氏亦無赤族之誅豈不兩全也哉

漢質帝本初元年冲帝立尊梁后為皇太后臨朝冲帝尋崩復立質帝質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煑餅而進之帝苦煩而崩冀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臣若水通曰梁氏弒君之禍由太后臨朝踰内外之禮執罘世之權為之也且春秋之義臣弒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梁冀弒君之賊法所必誅而朝臣縮舌

太后甘心雖賴桓帝誅之然不能正其不赦之罪吁可嘆也哉

漢桓帝永康元年桓帝崩無嗣竇后為皇太后臨朝策立觧瀆亭侯宏是為靈帝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中常侍曹節等殺武遷太后於南宫

漢靈帝中平六年帝崩皇子辯即位尊何后為皇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者反為所害後董卓専政遷太后於永安宫為所弑

臣若水通曰後漢皇后紀云主幼時艱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漢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賢明以專其威臣按四帝安質桓靈也六后竇鄧閻梁竇何也嗚呼既以中壺而預國政又以外家而攬朝權卒之並嬰禍敗也宜矣尚鑒茲哉

魏文帝黄初三年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

羣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若水通曰太后與政后族輔政二者交濟其惡而亂成矣其在春秋毋使婦人預國事魏文無足取者而此詔合春秋之大義保國保家之令典也豈可以人廢言哉

梁武帝普通六年魏太后頗事裝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修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

慚而還宮名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耶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

臣若水通曰元順之諫可謂切直矣然不以古人男女内外之禮正其出遊之非而徒論其裝飾女事之末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非耶宜乎不能服后之心也使知内外之禮則防閑嚴而出幸息婦容之事在所不必論也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勲貴之家侍

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别也今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彞式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臣若水通曰男女有别而後家道正天下之事可從而理胡后以正位之尊而下幸勲舊之室甚哉其不

正也前有元順之諫而徒懲今有崔光之諫而不悟
末幾穢德彰聞彼既自賊其子人亦共殺其身而魏
之天下因亦亂矣嗚呼其可戒哉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二月吐谷渾可汗世伏立使其兄
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
曰若依來請他國聞之必當相傚何以拒之朕情存安
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臣若水通曰四夷者又天下內外之大閑也故聖人

之教嚴焉奉職脩貢禮之常也無故獻女非禮之誘也故責之以禮則中國尊會其非誘則外夷慢中外之防孰大於是為人君者不可以不謹

唐中宗神龍元年桓彦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負吉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為

念令皇后專居中宫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

臣若水通曰易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禮男不言内女不言外故王率公卿大夫士以聽陽政后率妃嬪夫人以理陰政中宗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預政是廢男女内外陰陽之大閑矣此彦範所以直諫而不避也

唐中宗神龍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宫掖必為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黄門侍郎宋璟固執

不奉詔蘇珦等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帝乃命與
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唐中宗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
將為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
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
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名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
言神色不撓帝黙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
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

怏怏不悦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若水通曰莫大之禍起於一念之不忍羞惡之心誰則無之中宗不忍於韋后之愛三思廷秀楚客得以出入禁庭而不能制親為黙籌而不知恥及摵德彰聞又不忍私愛而殺月將之直言又不忍聽韋后而殺郎岌又不忍遂使楚客等得矯制殺欽融而不問至是徒怏怏不悦而亡身亂國之禍至矣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惟其不忍故棄先王内外之大防一

至於此極也嗚呼帝之愚蔽不足論矣仁軌獨非夫人之子歟何其無人心也

唐穆宗長慶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

臣若水通曰郭太后此言深明先王内外之禮懲戒
累朝稱制之非真可為萬世母后之龜鑑矣唐稱賢
后孰有過於郭太后者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前蜀主王衍以文思殿大學士韓
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
宴與宫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詼浪鄙俚褻
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
臣若水通曰男女無别亂亡之道也不以為恥而反

以為樂豈蜀主果無羞惡之心哉孟子曰樂其所以亡者蜀主之謂也嗚呼本心一失其顛倒錯亂一至於此史稱其有陳後主之風是矣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宋仁宗天聖七年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于内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

臣若水通曰禮家無二主國無二王奉親上壽者家人之禮也百官北面者朝廷之禮也家人之禮行於家內政也故人子得以伸無二主之敬朝廷之禮行於國外政也故天子得以享無二王之尊仁宗乃欲與羣臣同列上壽太后是二王矣亦豈所以尊太后乎悖經失禮莫此為甚仲淹之言亦不見報仁宗賢君也他尚何望哉

宋高宗建炎三年禁內侍干預朝政詔內侍不得與主

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
戚亦不得往還如違並行軍法

臣若水通曰建炎之令可謂内外人已兼盡者矣禁
内侍不得預朝政者所以治内也禁外官不得通内
侍者所以治外也治内非病内也使不預政則無敗
事乃保全其福爾治外非病外也使不交通則無玷
行乃保全其德爾内外不亂則朝廷自正而安富尊
榮享無疆之休故曰内外人已兼盡者也雖然高宗

此令固善矣而使奸檜專制國命殺忠良虧元氣而
宋祚日以就亡豈減於內侍預政之禍哉
宋儒楊時述曾肇奏疏有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
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
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
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
臣若水通曰延和崇政非外朝也外朝天子南面以
聽天下之所也高太后知內外之分如天地陰陽之

不可易不敢以或違嗚呼賢哉

國朝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敕内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内官監文移來往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内外之防絶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侍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静夤縁為奸假竊威柄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于未亂知者見于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

然爾

臣若水通曰內外之防乃天地之大義陰陽之大分不可紊焉者也我皇祖勅內官毋預外事諸司毋通內官雖所以絕覬視杜黨緣振紀綱清朝廷亦所以懲前代內外之禍而欲兩全其福祿也夫仁者圖治於未亂智者見禍於未形非我皇祖體仁智之至者曷足以及此惟聖子神孫其永鑑于兹哉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

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內長幼内外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爾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臣若水通曰家人者治家之道也在易家人彖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此我聖祖嚴之謂乎其九五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此我聖祖誠實親愛之謂乎

是則家人之道不在易而在聖祖之心矣夫惟嚴以

涖之愛以結之而後齊家之道盡嚴愛皆出於心也

伏惟聖明體而行之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幸甚

國朝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孟享太廟夜間

出鑰於門隙早朝亦於御前奏知各門監守官及各衛

官軍遇有出入者必須有牌面方許其入迨其出也必

搜檢之其入也不許携寸鐵其出也不許帶一物

臣若水通曰此祖宗嚴宮禁之良法也夫宮禁之嚴

閨門之約束也閨門之道治化之根本也是故古先哲王罔不於斯而致謹焉致謹於斯猶或有穢德亂正者況不嚴於斯乎此我祖宗宮禁立法之至意也然欲嚴於此者必嚴於心心苟放肆無嚴禁之不弛矣可不戒哉

格物通卷三十九